

未到來的夜

伍博薇

重症觀察區裡，monitor 的嗶聲此起彼落，像在為每一口吃力的呼吸打拍子。再普通不過的一個急診夜晚。

「醫師，09 床越來越喘喔。」肺炎導致的呼吸衰竭，老套卻致命。鎮靜、肌鬆、插管、轉 ICU——偏偏無床。他只好留在這裡，和我一起熬過漫長的夜。

也不知為什麼，可能是因為床位靠近我；也可能是因為這幾天卡在觀察區、治療卻毫無起色的他愈發不穩。我竟然在這樣一個看似尋常的夜裡，被他的 monitor 波形牽動著。床邊，家屬緊握著他的手低聲安撫；護理師穿梭來回，監測數值、抽痰、解釋病情、安撫家屬，還要依照我開的檢驗單一再抽血，幾乎沒有一刻停下。這是一個擁擠、明亮卻冰冷的夜，大家都在與時間賽跑。

兩天後，他還是離開了。這些天我不斷想：如果能更早有 ICU 床、更緊密監測，他是不是還有機會？如果我能更快追到培養結果、更及時與專科討論抗生素，會不會有所不同？問題像回音，在腦子裡繞不停。明明只是再普通不過的一晚，卻讓我久久放不下。

是這樣的一個夜晚，跟我理想大相徑庭的存在，重症在觀察區無限等待，病人與家屬在漫長耗損中逐漸枯竭，我所盼到的竟是這樣的夜晚？重症得以被順暢的轉銜、擁有足夠的人力與資源，病人能好好休息，家屬被溫柔接住，那是我夢中的夜晚。

在那樣的未來到來之前，我只能把自責先收進口袋，匍匐往前。而 monitor 又響了。我抬起頭，走向下一張床需要我的床，守住每一個平凡夜晚、每一個被在乎的靈魂。